我的前半生大概是这样无趣孤独沉闷，湖北松滋这座小县城消耗了我前20年的大部分精力，我的故乡白鹤山，无论我怎么否定它，都改变不了我是这座村里的人的这一事实。

尽管很多时候我都羞于承认我很多缺点和不足都是由于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所致，但细细想来那座故乡并没有辜负我任何事，近百来我的祖父母父母我的亲人们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它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却从没听过他们有过半句怨言。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脑海里的记忆早已七零八落。唯独这件事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夏天的傍晚，天气十分燥热，房前屋后尽是些虫子的鸣叫声，田里的青蛙呱呱呱的叫个不停，与整个村庄的静谧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远处的天边落日余晖尽收眼底，可惜大人们都忙着你农事无暇欣赏着绝美的景色。

再去见小A时，她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见了她笑了笑没有说话，她歪着头也好像在打量着什么，又或者是想起多年前那个霞光万丈的傍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我想大概是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幸福，生而为人虽然注定走向消亡，但是每一种温情会陪伴我们成长的每一天。

四年前踏上离家的火车前往湖北黄石求学，那天我并没有太伤感也没有因为要离开家乡脱离父母的管束而暗暗得意，我很清楚我还很无知，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父母还在受苦受累，家乡的祖父母也渐渐老去，就像二十年前我的父母踏上或者前往城市打工一样，我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害怕失败害怕无法学有所成而丢父母的脸，我害怕浪费这么多年家人们对我的关爱与倾注。我想他们必定想让我来帮他们完成它们未完成的梦想，这也是一个农民工所能想到的最划算的规划了。对于故乡我了解的不多，从大人们的口中我获取的也仅仅是一些过去如何苦难如何可怜的一些只言片语。

从故乡到达远方一路颠簸辗转数站，一成不变的只有骨子里的孤僻，大学四年受益良多，也解开了我被困多年的内心，这场疫情就是一个分水岭他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我对自身以及对他人的看法。20年6月份进厂我才感受到什么是普罗大众，什么是芸芸众生。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瞬间将我的内心击碎，我害怕成为那样的人，一脸麻木看的到头的状态，他们早已放弃了对生活的热爱。我一直爱跟自己较劲，一直以来我都相信自己是天命之子，直到接触到社会才发现大家都是普通人。

不管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走好心里的每一步。

大概没有多长时间的缓冲时间，我便稀里糊涂的来到了昆山进了沪士电子。曾几何时与室友信誓旦旦的说我们将来都有光明的未来，将来谁混出头了一定不能忘了大家，往事历历在目，只是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我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大学里的课程也仅仅只学了个皮毛而已。社会知识少的可怜，应该说在这个社会上我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一个人妄自菲薄的久了便看不到自身的闪光点，而后便始终沉浸在成天的自我抨击当中，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的蔓延。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然后看看朋友圈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但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拉拉家常，我想要一个真正理解我的人关心我，就像我关心她那样，大家谁也别看不起谁，曾经我就是这样的人，卑微到了极点。大概是从小到大收到的挫折教育导致的后果，大学的时候才渐渐的变成一个敢于争先的人。

年少的我们都以为相爱的人都能到永远。

谁知道爱究竟是什么，短暂的相遇竟念念不忘。